

抗戰文藝叢書

要塞退出的時候

沙雁著



I₂

I₂

335

目 次

塞上血...	1
要塞退出的時候...	24
追...	29
河寨...	38
青紗帳...	48
白袖圈...	54
征人的哀怨...	69

新
子
知
船
夢

PDG

塞 上 血

十一月的塞外，遍地是皚皚的白雪。

這時，那廣漠的黃沙，再也看不見了。

天宇，茫茫地。一片荒野，像沒盡頭的和遠遠的遠遠的天，結成一條銀色的線。

人們，投進了這個冰雪世界，滿眼祇有冰雪，除了這以外，看不出哪里有一棵樹，哪里有一條河。

這環境，對於有些人，是覺得可怕，或者覺得可愛，

或也覺得有趣與好玩。然而，又有誰會想到這地方是正燃燒着鬥爭火炬的地方呢！

這地方，一向籠罩在可怕的陰冷氣壓下，一向是給寂寞圍包着，一向充塞在這雪野的，祇有無限的沈默。

有時候，雖然也會有一陣雁鳥的啼叫，或一陣駝鈴輕微而幽長地漫然地蕩在大野裏，但是，正爲了有這種音響，就更顯出了塞外偉大的靜穆。

在經常，這掩在雪色下的原野，無村落，無人家，幾十里間，誰也瞧不出點什麼。近來，不知在什麼時候，接連地紮下了幾百座的軍營。營幕上頂，鮮明地飄揚着嚴肅的旗幟。

看模樣，那里的弟兄們，一定該不少，可是，除了那屹立營前的哨兵外，就一個人影也不見，不見他們成羣地活動，不見他們成隊地行走，也不見他們成羣地操演，只偶兒可以聽見一聲兩聲的軍號，悲壯地，漫長地把它的號令飄拂去，落在司令官以外的每座帳幕去。

靠正連營邊頭了，一座軍帳，一伙弟兄，不耐沉默地

躲在帳裏唧哩咕嚕，紛紛地不知在議論些什麼，只聽得：

「媽的屁，死不死，活不活，真氣悶。」一個面孔紅紅的中年漢子，粗言粗語地帶說帶罵。

「可不是，老子只有一條命，拚掉就算了！」

「尙他娘，鬼子兵早就恨透咱老子。記得那年在山東，直把咱們中國人當槍靶的幹，想想氣人又惱人，得了手，看老子也給他個利害。」

「得勝哥說得真不錯，提起那年，鬼子兵的擾山東，咱還記起張二姐死的那慘樣，小姑娘，嫩生生的就給一伙鬼子硬姦死，姦死了還不休，當二姐死了以後，他們又用槍刺在她的下身子，搞得亂七八糟，到如今，閉上眼，還能想出那幅可怕的樣子。」

「佔魁弟，這些事，那一年，老子差點點就做了他們的槍靶啦，雖說，咱沒給打死，硬活了這條不該死的命根子，可是，咱那個七歲的大順子，不是終於被她媽的飛子子送了命。……」叫廣聲的那漢子，說着流下淚，慢慢地抬起手，抹去了瑩瑩的淚珠，他又接着說：

「你知道，大順子是我的頭生小，他奶奶整天像心肝

的走坐看着他，他娘，愛孩子可更不用說。您想，當孩子中了彈，她們都哭得像淚人似地死去活來，鄰居們誰不聽得傷心抹淚，他媽的，素來咱就是頂硬心腸的人，可是，孩子死了，那些日子，當真叫人忍不住地哭了。可不是，他娘哭壞了，她死了。老娘，不久也去世了。歡天喜地的一家子，就這樣給鬼子一顆飛子子打光了。」他非常悲奮地說着，淚止不住淌了下來，一顆顆成串地流下，落在胸前，濕了臃腫的軍裝。他的話，說到這裡，大家禁不住搖搖頭，爲他嘆吁着。以後，接着他們就沉默了，在沉默中，使人可以聽見隱隱地從每個人的鼻孔中所發出的不均勻的呼吸，這呼吸，像受着一種多麼大壓力似地悶塞。

這時，帳裏是黑漆漆地，他們被包圍在寂寞的黑暗中，帳外飄落的雪片，不知何時已停止了；風不吹，雪不落，靜得幾乎和死的雪海一樣地渺渺茫茫。這千里河山，雖然正遭着不幸的侵略，恥辱的踐踏，然而，在這靜靜的黑夜，它却着上了美麗，潔白，光耀，明朗的外衣，似乎象徵了它未來的命運，未來的命運是光明的。

在他們每個人的心裏，起伏了各種不同的回憶，十幾

願心，也在各自躍動着，大家誰也不願說話，一任沉默的空氣繚繞着，繚繞着。……

忽然，廣聲像又想着了什麼似的，衝破了他們周圍的寂寞說：

「那年，不祇咱的家給鬼子們打光了，傅理叔家，景昌叔家，……他們誰不是被鬼子兵放火燒光的，大砲打光的！唉！那一年，真不知害了多少的人家？不說別人，咱們幾個當中，除了我以外，您問承義的家，是不是一樣給鬼子弄光的？」廣聲這句話，忽然落在不愛說話的承義身上。於是使他忍不住地說：

「這些，死也忘不了的事，提他幹麼？有朝一日，老子總要報仇。」他憤憤地說着，使得大家不約而同地叫起來。

「是的，報仇！」

「報仇！」

這報仇的要求，充滿了他們的心懷，充滿了這一帶駐軍的每個兵的心懷，充滿了這整個不願做奴隸者的心懷。

在他們，受過切身迫害的人們，報仇的要求是超過一

切要求以上的。然而，感到本身也將要遭受迫害，遭受死亡，遭受覆滅危險的人們，誰不也感到抵抗敵人魔掌的急迫呢？因此，他們的心坎下就全充滿着了殺敵的熱忱和憤怒。

幾天來，消息刺痛着他們的心，他們誰都準備了一條命獻給這垂危的民族，要求出發命令的到來，然而，他們失望了，失望啃着他們的心。

一天，過去了。

他們聽見日本的飛機，大砲，坦克車，全部武裝地進攻。

一天，又過去了。

還是只聽見敵方飛機的轟炸

一天又一天，夕陽又在薄暮裏快全隱沒了，消息還是只說敵方的逞兇，而出發的命令，仍不見傳來。

在這樣焦急的情勢中，他們數百千顆沸騰了的心，快燒炸了，他們像不知外面有零下幾十度的寒冷，不怕走入淹沒行人的雪程，而佔據着他們的意識的，有殺敵，殺敵。雖說他們這麼等候着命令，命令還是不來，命令不

來，他們誰也不敢動，只有焦急，燃燒着沸騰的血！

大概是十一月二十以後的一個早晨六點鐘的光景，晨曦還朦朧着。隆冬的風，像尖刀子的吹着的時候。夜，已是該逝去的辰光了，然而日色却和雪光仍映放着沖淡的蒼白。

在這樣的大清早，正是人們甜夢方濃的時候，軍營中除了守望的弟兄，誰也聽得出，那處處的鼙聲，是多麼地刺耳，

終於，大家盼望的命令在這時下來了。軍號把他們從夢中叫醒，大家睡眼惺忪地打着哈哈，伸着不自然的腰桿子，嘴裏帶笑地說：

「他媽的，時候到了，走啊，打鬼子去啊！」這叫聲像風暴似的震蕩着塞上的原野。

隊伍就在朦朧的朝氣下開始出發了。

雪積得太深，前面沒有路，一片平坦，可是隨處却有着陷入到泥子裏去的危險。

因此，這困住了他們的前進，不能迅速地行走。加以

冷的風，鳴啦鳴啦地刮得令人發抖。

啊，這是如何可怕的路途！

大家的心裏，給命令催促着，給殺敵的焰火燃燒着！隊伍的首尾，像條火龍，漸漸地疾馳起來。他們的心，相結着。力量，如一的凝合着。他們中並沒有叫苦的弱者的呼聲，他們中更沒有鬆懈的步伐，他們的週圍雖然刮着冷風，而他們却感到了和南國早春的和風一般的氣息，溫暖地拂着背脊。於是，這更增加了他們前進的速度。

進軍的步伐，是沒有休止的，在大家的心中，誰都盤算着如何珍重地把一條命獻出來，他們在幻念着，那殺敵的痛快場面。

隊伍像一團火似地打從雪地上滾去，人馬，前進了，在後面留下了一條寬大的路。

他們身上，穿着肥胖得可怕的軍裝，背上肩着一切行軍不可缺少的槍彈之類的沉重的東西。

他們負着這麼沉重的担子，冒風挨寒，整整就走了兩天又兩夜，把二百里蒙着雪尼的路，終於留在他們的身後了。

他們雖然肚裏飯不夠，身上的衣服太單薄，但是，他們並不因了這些而稍減他們殺敵的勇氣。

他們誰都下了最大的決心，大家叫着：

「到百靈廟去吃飽肚子！」

暮了的天，很快地昏黑了。夜，像一重青的紗，無聲地蒙住了大地。大青山的雪野裏，風，已經不吹了；哈爾紅河的冰凌上，水，再不鳴咽了。

在這樣的夜空下，一大羣一大羣的隊伍，從營地裏分散開去，分散開去……」營地，在這當兒靜悄悄地萬籟俱寂，營幕頂上的旗幟，寂寞地下垂着，哨兵們惕然地守望着。

忽然，漫長的號聲悲壯地吹動起來，接着從四面八方就響起了疏落的槍聲。

槍聲越響越密，軍號也愈吹愈緊，在四面八方一致進攻的目標下，他們把百靈廟包圍了。雖說這包圍是遠遠地，大環式地，而他們誰也在拚命地進攻。

脚下冰雪被踏得沙沙地響，敵人從山上射擊下來的槍

子子，嘩嘩地從頭上耳邊穿過，於是一排弟兄受傷了，陣亡了，一個個倒在地上，血從他們的頭上，臂上，腿上，腰上，鮮紅地冒出來，雪地上，於是染了榮耀的光彩！

第一次的衝鋒，是失敗了。

遍地躺着浴血的屍。

雖然，這是非常淒慘，但是，這却並不是減退他們絲毫的勇氣，相反地更加強了他們的憤恨，使他們切望立刻吞下了敵人的血肉，用廝殺來滿足他們內心的憤恨。

廣聲輕輕地退下來，把膀子在占魁的肩上搗了一下：

「喂！承義挂了紅！」

「啊！」占魁驚慌得像這才發現身邊少了一個人似地說：

「廣聲，咱們想法把他弄回來。」

「自然啦，我已經把他移在前面的土堆邊，那裏還安全，只要敵人不攻過來，晚一點也是不礙的。」

「傷重嗎？」

「有點不輕！」

「唉，他媽的，第一次就給鬼子佔了上風。」他好像

很自信不該失敗似地說。

他們倆低低地說着，沉寂下來的戰場上，攻擊號又緊奏地響着了，大家叫着：

「衝啊！」

「殺啊！」

槍子子嗶嗶漫天飛舞着，轟炸的大砲，像六月天的老雷，震醒了塞上的寂寥。

雪和泥，隨着砲彈的爆炸高揚着，勇毅的弟兄們的血肉，同時四濺着，這時前面的槍聲，簡直和雨點一般密密地落下來，大砲在頭上像雷鳴似地隆隆響着，戰爭激烈到最緊張的時候，大家邁進的步子和手中的槍，一步也不敢放鬆，挺進，一步一步地挺進，在大家的心裏，熾着勝利的火炬，同聲地叫着：

「到百靈廟去吃飽肚子！」

「殺啊，要吃飽肚子，得攻下百靈廟！」

「百靈廟，多啊！攻進百靈廟！」

這種壯偉的呼聲，似乎喚醒了山嶽，撼動了天宇，從不見出現的那雪的北國的西南風，突然吹來了，這風比戰

士的征衣溫暖，這風使他們溶化了半凝結的血液，於是他們每個人身體都有力了，身腰靈活了，手指便利了，殺聲因此也就越高揚起來，憤怒的軍心，更高漲起來，雖然這一切，都足驚破人們的胆子，可是他們並沒有一個寒心的壞胚子。

漫山遍野，祇聽得砲聲連天，殺聲震人，這情景的悲壯，這聲響的狂大，掩沒了人類的衰弱，怯懦者在這裏就絕跡了。

廣聲捲在衝鋒大隊的殺陣裏，巧妙地迴避着子彈，不時指揮着自己的一排弟兄衝上去，他時時注意和其他自己的隊下取着聯絡。

在敵人不放鬆的射擊下，向上進攻，是非常不易而緩慢的，廣聲親眼看見有些弟兄們，爲了爭取前面的一個地勢，被彈子打穿胸脯子，打開了腦袋瓜子，那一幅幅悲壯的情景，他雖然有點寒心，但是，他並不因此畏懼得退下來，這反使他堅決了他殺敵的心願，同時整個的隊伍，也和燎原之火似地越來越大了。在這樣勇邁的聲勢中，終於隊伍前進了。

於是，弟兄們快樂得瘋狂地狂叫：「殺啊！活捉小鬼子呀！」

蒼茫的宵月，灰白的夜天，覆着嵯峨的山頭，在朦朧的月光下，恍惚地可以在隱約中，看見在那些山頭間，蠕動着人們的身子，從這些身體中，發着疏落的槍聲，這槍聲顯得傲然，那傲然的槍聲，全是對準着那座古老的廟射去，槍子子，落在廟牆上，發出清脆的聲音，迅速地墮下了地。

這景象，顯然地表示着戰爭又入於停止的狀態，這狀態，在勝利的方面是不容許持久的，暫時的休止之後，立刻就又回復了，那廟週山下的軍隊，不久就吹起了攻擊號。

一時，槍聲驟緊，砲聲更猛了。

那幾乎充滿了蒙古原野的「中國人不能打中國人」的呼嘯，像潮水似地沖蕩到敵人的心坎，漢奸的心坎，這一面使敵人的砲車，坦克車，飛機更兇惡地蠻橫起來，另一面，使尚有良心的漢奸的槍，已不對準進攻他們的同種弟

兄的胸膛，而向天空射去了。

這一切，已顯出了百靈廟最後的命運，然而，畢竟在敵軍飛機的掩護下，在整的準備下，使那攻廟的隊伍失敗了。

失敗了，再攻。

又失敗了，再攻。

再攻，再攻，就這樣連攻了似乎已六次了。肉搏了數不清幾十回，結果，敵人仍堅守着那座廟，那座遭着不幸被敵人污辱過的古廟。

廟週的土坡上，架着機關槍，那些槍，像開了龍頭的自來水，噴着不分點的彈粒，對着向他們撲去的敵人們掃射，阻止了進攻者的前進，他們是如何憤怒啊！

他們不能前進，他們却不時巧妙地向上攻去，每回在攻擊的時候，他們便嘶開了宏壯的喉嚨喊：

「你們打誰？你們祖宗的骨頭埋在那裏？」

在他們這種攻擊聲中，除了局部的勝利，整個的是沒有進展。這時，夜已深了，離開天明越近了，天一明，失了黑暗的掩護，敵人的轟炸，有了明白的目標，這一切就

都完了。同時，飢餓了兩天疲勞的弟兄們，誰也無力支持了。這個夜，他們不能不珍惜地利用着，他們在這種威脅下在不能不拚了最後一滴血去攻擊，在弟兄們的心中，他們差不多全是這樣想着……，因而他們更奮勇起來了。

就在這當兒，突然從山下衝上了三輛普通的軍用載重汽車，汽車裏裝着一羣弟兄，當這車從廣聲他們跟前經過時，他們看見第一輛過去了，上面一位面孔很熟的長官，他想這像是他們的孫旅長，以外便是十幾個不相識的弟兄們，他們的車沿着崎嶇的山路往上爬，上面的機關槍，乒乓的……響成了一片，槍子子打在車箱上，噹噹地比雨點子還急，打碎了車前的玻璃，打死了那死得非常悲壯的車夫車，還是硬挺着往上開。可是，遇了猛烈的阻力，便停止了，於是車就停在半山腰。

這時候，第二輛便敏捷地趕上了那停在前面的車子，又鏗然地開上去，在上去的山頭上，槍砲齊射，下面的車輛，車輛上人們，該遭着如何恐怖的不幸啊！只一砲，這第二輛就打得更壞了，同時，這戰爭最壯烈的場面，也就從此揭開。